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七十八回 錦屏風辦理文靖祠 慶賀禮排滿蕭牆街

日月迅速，光陰駒隙。自幼至老，猶雲轉瞬之易，由朔逮望，何止彈指之疾。紹聞慶賀之事，計議部署尚未周匝，早已初十日了。這張類村代浼程嵩淑作屏文，已經脫稿。蘇霖臣寫泥金，正思吮毫。都在封丘門內李文靖祠內辦理。紹聞即將濟寧帶回緞子，揀了大紅顏色，叫針工照屏裁幅，分為十二。蘇霖臣界了格式，算了數目，將泥金寫成。果爾文擬班馬，毫無應酬之氣；字摹鍾王，並乏肥膩之形。這是單候臨期往送的，自不待言。

單說滿相公心中有搭棚一事，前五日到譚宅。那杉木長桿、擎麻細繩等粗笨物料一齊運到。並帶的盛宅照燈、看燈、堂毯、堂簾、搭椅、圍桌、古玩、法物，俱是一家不煩二主的。紹聞又將濟寧未售之綢綾，取出來綁結彩球。整整的三天工夫，把譚宅打扮的如錦屋繡窩一般。門前一座戲台，布欄杆，錦牌坊，懸掛奇巧幛幔，排列蔥翠盆景。這未演戲之日，來看的人，已轟轟鬧鬧不休了。

本街馮健到姚杏庵鋪內，商量出一樁事體來。姚杏庵道：

「譚宅這宗大喜，我們一街上人，都是沾光的。但戲是堂戲，伺候席面，把街心戲台閃空了。本街老老幼幼以及堂眷，看見這樣花彩檯子，卻沒戲看，只聽院裡鑼鼓笙管，未免有些索然減興。我們何不公送一班戲在台上唱？盛宅昆班專在廳前扮演，豈不是互濟其美，各擅其妙？」馮健道：「咱先商量那個班子哩。」姚杏庵道：「繡雲班何如？」馮健道：「繡雲班如何肯給咱唱哩。那是走各大衙門的，非海參河魴席不吃。咱蕭牆街先管不起一頓飯。況且老爺們一個小賞封，就抵民間一台戲的價錢，那繡雲班還會眼裡有人麼？」姚杏庵道：「正旦、貼旦委的好看。咱商量個眾擎易舉，合街上多斗幾吊錢，趁譚宅這樁喜事，唱三天，咱大家喂喂眼，也是好的。」馮健道：「那兩個旦腳兒，都是內書房吃過酒的，那眼內並沒有本城紳衿，何況咱這平民。猶之京城戲旦，開口便是王府，眼裡那的還有官哩。咱不過只尋一班俗戲，熱鬧熱鬧就是。」二人哈哈大笑起來。

因此又想了民間一個戲班，叫做榔鑼卷。戲旦是鄉間有名的，叫做鶉鴿蛋。二人來與紹聞商議，紹聞道：「高鄰盛情，感謝不盡。但舍下已有了一班，尚恐照顧不到。若兩班，實實周章不來。」姚杏庵道：「俺兩個在鋪內，已酌度明白了。一個班子廳前唱，閃下街心沒戲，豈不空了街坊？太太榮壽，俺們情願盡這一點窮心，只用現成檯子，其餘一切飯食戲錢，燈油蠟燭，府上只如不知曉一般。」馮健道：「譚相公若不受這戲，我就要寫一張狀，告相公捨近就遠坑殺街坊事。」三人又大笑起來。紹聞至此處，也難更說那不應允的話，只得作揖拜領，二人歡忻而去。

到了十四日午後，忽而戲筒戲箱撈來兩車，一班梨園，徑到譚宅。寶劍說：「少爺、夏爺、滿相公就到。」這紹聞忙叫抬搬東廂房。

不多一時，盛希僑，滿相公，夏鼎一一換了吉服，一同到了。紹聞迎至客廳。盛希僑道：「本擬明日獻戲把盞，與老伯母上壽，我等的急了，所以今日早來。請出伯母行禮。」紹聞道：「本擬明日有客，此時內邊諸事多未停妥，通待至明日行禮罷。況且一說就有，也不敢當的要緊。」夏鼎道：「明日迎屏時一同行禮更好。」滿相公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也罷。就先開戲。」

老副末拿的戲本上來請點戲。盛希僑道：「就唱你新打的慶壽戲，看看你這串客的學問何如。明日好敬客。」

果然上場時，演的《王母闈苑大會》，內中帶了四出：麻姑進玉液，月娥舞霓裳，零陵何仙姑獻靈芝，長安謝自然奉壽桃。那老旦年紀雖有三十七八歲，綽帶風韻。兩旦腳二十三歲，三年前還是老爺賞過銀鼠襖子、灰鼠套兒。唯有這山東新來蘇旦，未到丁年，正際卯運，真正是蕊宮仙子一般。把一個盛公子喜的腮邊笑紋難再展，心窩癢處不能撓。解了腰中瓶口，撒下小銀鏢兒三四個。紹聞也只得打下去一個大紅封。究之這戲子見慣聞事，視有若無。貼旦下場，罩上一件青衣，慢慢抬起銀鏢，擎著紅封，不端不正望上磕了一個頭。

盛希僑把副末叫上來說：「不錯！不錯！你緣何就會自己打戲？」副末道：「唱的久了，就會照曲牌子填起腔來。只是平仄還咬不清，怕爺們聽出破綻來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不怕，不怕。你們哼唧起來，就是真正好學問人，也懂不清。那些堂戲場上，用手拍膝，替你們打板兒的，俱是假充在行，裝那通崑曲的樣子。真正是噁心死人！若再說些什麼《鸚鵡天》《菩薩蠻》話頭，那一發是瞎求話。不過是叫你們看見，心裡說：這個爺是行家。那才算醜態百出罷。他要是懂的，我就是一個大粗肥屎。」夏鼎道：「盛大哥休要自己聽不出，硬說他人不懂的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不插口罷。我在山東，家母舅是個名進士。請的先生，是山東有名的解元。那一日章丘縣公送自己做的一部傳奇，我聽二公極口誇好，說串來就是一本名戲。卻還說內中有幾個不認的字樣，有許多不知出處的典故。如今看堂戲的，不過幾位俗客而已，西瓜大字，認的半車，偏會澈底澄清起來。這個話我斷乎不信。崑腔不過是箱只要好，要新，光景雅致些，不肉麻死人就夠了。」夏鼎道：「領教，領教。總是唱崑腔的不肉麻人，聽崑腔的偏會肉麻起來。」滿相公道：「就是這個道理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老滿你不說罷。您這做門客的人，才幾天不拿扇子敲手心，裝那在行的腔兒了。不是我吹噓的緊，你就是天字第一號的肉麻尊神。」

不言盛公子說那看戲的醜態惡狀，單說日落西山，住了樂。

晚飯吃畢，安排夜奏。滿相公向紹聞道：「該把辦壽桌首事之人請上來，敬個晚酌。」紹聞聽其所言，使小廝們分請。少頃肴碟分佈，紅燭高燒。鑼鼓響時，堂毯上一個書僮，跟著相公上來。湘簾內幾個廚嫗，隨定內眷坐下。笑語細響，彷彿耳底，蘭麝微馨，依稀鼻端。這做戲的果然做的好看：

風流秀士，潘安衛玠丰姿。嫵媚閨娃，西施南威情態。忠孝節義，飄著三絳長髯，真正是冰心鐵膽。倖幸權奸，擎著一副花面，果爾犬肺狼肝。冠裳廝會，那揖讓拜會間似遵儀注。

壁壘相當，這刀槍劍戟內如本韜鈴。扮老哩耍扮的羸弱龍鍾，人人惻憫。耍丑的要耍個佻達科譎，個個軒渠。時當扼窮，便遭些夢不到的坎坷蹭蹬，鬼那揄，佛不拯救。運向亨通，直湊成想不來的團圓榮耀，主軒昂奴也崢嶸。

這一本好戲也，直鬧的麗譙四鼓，方才燈燼响歌，酒闌人散。

單表十五日早晨，譚宅安排壽麵待客。王象蓋到了，紹聞派了碧草軒一宗職事，單管軒上的茶。這三日內專候文雅貴客到軒上退步閒話。紹聞明知市井常人單看前邊熱鬧，必不至軒上來。亦可說知人善任，調遣得宜。

且說蕭牆街十字口，蟻聚蜂屯，擁擠不動。少時八個鼓吹過去，跟了八個細樂。街坊戲班扮了八洞神仙。盛宅戲班扮了六個仙女，手中執著玉如意，木靈芝，鬆枝塵，蟠桃盤，琪花籃，瓊漿卮。後邊便是十二屏扇。二十四人各豎起來擎著，映著日色，赭光閃灼，金字輝煌。後邊二十四張桌子，紅氍毹鋪著。第一對桌子，一張乃是一個大後貌爐，熬的是都梁、零陵細香，獸口突突裊煙，過去了異香撲鼻；一張是進寶回回頭頂大盤子，上邊插一對鉢碗粗的壽燭，銷金仙人。第二對桌子，一張是果品碟十六器；一張是象箸調匙，中間銀爵一雙。第三對桌子，一張是五鳳冠，珍珠排子，七事荷包，一圍玉帶；一張是霞帔全襲，繡裙全幅。第四對桌子，兩張俱是紗羅綢緞綾綉，長卷方折，五色奪目。原是紹聞上濟寧未銷售的東西，今日借出來做表裡色樣。第五對桌子，一張是海錯十二包封；一張是南品十二包封。第六對桌子，一張是外省品味：金華火腿，大理工魚，天津毛螃蟹，德安野雞；一張是豫中土產：黃河鯉魚，魯山鹿脯，光州醃鴨，固始板鵝。第七對桌子，是城外園圃中恒物，兩桌各兩大盤，因祝壽取義，各按本物貼上冰桃、雪藕、交梨、火棗，金字大紅簽，原是趁蘇霖臣寫屏時寫的。第八對桌子，一張是糖仙八尊，中間一位南極，後邊有寶塔五座；一張是油酥、脂酥、提糖、包糖面果十二色。第九對桌子，是壽麵十縷，上面各貼篆字壽花一團。第十對桌子，是壽桃蒸食

八百顆，桃嘴上俱點紅心。以上俱是老太太的。後邊四桌，便是小相公的了。第一桌，是進士小唐巾一頂，紅色小補服一襲，小緞襪一雙，小緞靴一雙，小絲絛一圍。第二桌，是「長命富貴」琺瑯銀鎖一掛，金項圈一圓，象牙邊籬洋扇二柄，沉香扇墜兩掛，鍍金老虎頭一面，蓮蓬鈴、荔枝鈴、甜瓜鈴、菱角鈴各兩串，「五子奪魁」小銀娃娃五位，其餘咬牙棒、螺螄金鬥等，十樣孩事俱全。第三張是在星藜堂書坊借哩《永樂大典》十六套，裝潢鋪內借的《淳化閣帖》三十冊，還有軸子、手卷各四色。第四張，是歙硯一方，湖筆十封，徽墨四匣，萊石筆格一架，蔡玉鎮紙兩條，紫檀墨牀一個，壽山大圖書五方，水晶印色盒一副，閩磁硯水池一注，宜興名公畫的方茶壺一把。

以上祝壽賀儀，共二十四桌。外有肥羊二腔，角上並拴了紅綢三尺；美酒四壇，口上各貼了朱花一團。這後邊，便是「堂上稱觴，閭左掛弓」的一大片子客跟著。

這條街上看的人，老幼男子，丑好女人，無一不說熱鬧，好似司馬溫公還朝，梁顯狀元遊街。樹上兒童往下看，牆頭婦女向外瞧，沒一個不喜歡，沒一個不誇獎。

偏偏姜氏隨定本街婦女，也來同看。回到家中，整整氣了一天，到次日日上三竿，還睡著不起。這正是：

世間苦樂總難勻，快意傷心不等倫；

休說滿街俱喜笑，含酸還有向隅人。